

凱

馬

尔

青 天 社 叢 書

凱馬爾

新土耳其的創造者

葛拉蘭著
王斐蓀譯

上 海

青 天 出 版 社

1928

一九二八，五，一五・付排

一九二八，六，一・出版

一——二〇〇〇冊

每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



爾 馬 凱

引言

此文是前埃及內務總長葛拉蘭氏 (Ibtahim A. Khairallah) 所著，曾編入紐約時代公司千九百二十八年四月出版的近代曆史月刊 (Current History) 第二十八卷第一號。

— 1 —

文中敘述凱馬爾的志向的堅決，胆略的雄壯，信仰的不可動搖，革命精神的百折不回，以及他對

於軍事政治的貢獻與成功，可謂詳盡；文筆亦極饒藝術的趣味。

往日西人稱土耳其爲近東病夫，中國爲遠東病夫；然而土耳其在千九百十八年和千九百二十一年的時候所處的境況，比之現在的中國，更爲險惡；可是在凱馬爾指揮之下的土耳其，現在公然成了獨立自由的新共和國，這是孫中山先生『行之非艱』的革命原理的證明。

由此可知現在的危險的中國，不是不可救藥的，只要中國人不自甘墮落；不知讀此文者，其感想爲何如。

一九二八年五月譯者誌

查濟麥斯泰佛凱馬爾 (Chazi Mustapha Kemal)

是現代土耳其的創造者，他於千八百八十年生於撒羅利克城 (Salonica) 這城市在近幾年來，非常著名，竟成了推翻舊政治的各種運動的中心。凱馬爾將現代國家的基礎努力建造，使與時代精神更相融洽，逐漸獲得了成功。查濟這箇名稱的意義，即是『勝利』，他出身於一個中流階級的家族。他的父親曾當過一次政府的下級官吏，後來又做過木商。他

在年幼的時候，很愛研究數學，他的智力很感動了他的先生，以至呼他做凱馬爾，就是『完全無缺』的意思，這箇徽號，他至今還負著。

千九百零四年，他畢業於一箇陸軍專門學校，有與陸軍上尉同等的資格。他傾向於自由主義，並仇視哈密的(Hamidian)政府，他與祕密組織的少年土耳其 (Young Turkey) 自由黨，有同樣的感觸，他們觸怒了葉爾蒂齊皇室 (Yildiz Palace) 裏的居住

者，不啻被視爲土耳其帝國未來之大難，他遂與中央政府發生了惡感，被逮捕而入獄。他釋放的時候，又被發落到土耳其一箇很偏僻的省分，這是對於年少而不十分危險的自由黨徒的一種處分。幸而他所徒居的省分，是西里亞（Syria），不是晏門（Yemen）不是阿拉伯中的荒涼地方。他先在達馬斯克（Damascus），後又在爪番（Jaffa），被任爲一個下級官吏，遂在此地發現了民族的靈魂，在赤色土皇

(Red Sultan) 的專制之下憤怒著。他從爪番潛經埃及，希臘，回到撒羅利克，便與別的官吏們組織了一個同盟改進委員會 (The Union and Progress Committee)，這箇政治團體，遂于千九百零八年推倒了亞布登爾哈密的 (Abdul Hamid)，並宣布了憲法。凱馬爾的活動，爲一般偵探知道了，被他們報告出來，全國爲之騷動，於是政府便頒布了逮捕他的命令。幸有他的朋友曾密爾 (Djemil Bey)，撒羅利克

的副警察長，以及恩戈拉(Mngora)的內務總長諸人的援助，他遂得以逃脫，他又在爪番恢復他原有的職務，風聲由此平靜。

千九百零八年的猛斷之處置，把凱馬兒召回了君士但丁堡(Constantinople)，同盟改進委員會於宣佈憲法之後，立即召集會議於撒羅利克，我們看見凱馬爾在這會議當中猛烈反對埃塢(Tinver Bey)所吹噓的政策。這政策的目的在牽引軍隊衝突，并主

張軍隊有脫離政治，保持獨立的必要。凱馬爾明白地預見國家如採用這政策，將發生一箇不幸的結果，就是造成軍事獨裁的局面，而由一些冒險的人腐化了軍隊，他們且將不可抵抗爲自身利益而犧牲國家福利。他熱心宣傳要建設真正德謨克拉西，不要從新採用那土皇的腐敗制度。他由他的事業的經歷中，對於他的主義，發生了深切信仰，并努力奮鬥，以求主義之實現。不料他的熱烈的宣傳，徒托

空懷，沒有効力，他發現了這層，便決然與同盟改進委員會斷絕了關係。

當千九百十一年意土戰爭 (Italo-Turkish war)

的時候，他規避埃及官吏的提防，走到德利巴里 (Tripoli) 指揮在道南 (Derna) 的軍隊，打敗了意大利。

當千九百十二年巴爾幹之戰 (Balkan War) 的時候，他出發到加里布里 (Gallipoli)，那時保加利

亞。(Bulgarians)的軍隊，正是長驅直入，竟被他抵住。後來慘淡的和議成功，他被任爲沙菲亞(Sofia)的軍事隨員，他担任這職務，直到歐洲大戰開始。

凱馬爾是未曾欽佩過德國的軍事計畫的，他在千九百十四年夏季的幾箇重要月份當中，決然地反對他的國家干涉歐事，主張嚴加保守，以待時機。不料埃塢又得到勝利，他是波斯敦(Postan)的方法的羨慕者，和德國主戰派的工具，竟把土耳其的地

位降到爲德國附屬品。但是凱馬爾却不如此，他在大戰中一直不斷地反抗德國的專橫操切，每遇有可能的機會時，即批評侃塞(Kaiser's Generals)的將領，並公開地說明那種爭論之點，便是德國事業的致命傷。他於他的天職，一點不懈，反使許多小官吏生了厭惡，不願歸附他。他在埃塢的旁邊，好似一叢荊棘，埃塢畏其掣肘，欲避開他，便調他去指揮那些曾在前線上被衝散屠殺，不能立即恢復原狀的